《熱天》

日頭用風紡出金色的光線

軁過樹葉載、落甲規塗跤

覕著樹頂的蟬，一聲哀啼接一聲

怨嘆一生短命

有時風有時雨，有時親像火燒埔

潭水消退又閣漲起

雲滾絞變來變去

一時像飛龍飛上(tsiūnn)天

一時像仙女換彩衣

飛懸飛低共山覕相揣

熱天，

鳳凰花抹胭脂

規身軀花紅葉青

等風來，梳頭鬃

西北雨拍落紅花做地毯

毋甘願，

明年閣再開花

滿欉紅

---取自 顧德莎 遺作《我佇黃昏的水邊等你》詩集 p.88~89

（2019年4月，斑馬線文庫再版）

**附錄參考：《我佇黃昏的水邊等你》創作理念—為臺語斷層的一代寫詩**

臺語，咱這一代強欲袂記得、我的囝罔聽罔臆，袂曉講，我的孫差不多攏聽無，一種可能會消失的母語。

小學三年仔進前，我蹛臺語生猛活潑的菜市仔邊，搬來眷村了後，華語是主要的語言，來自五湖四海的軍人，為著欲予對方聽有家己的意思，嘛改變家己原本的腔口，認真學「北京話」。

文字紀錄語言，是文化的載體，咱慣勢用華語思考，嘛用華語寫字。卒業食頭路，客人、褔佬人、原住民攏用華語接接，生活上，囡仔用學校教的華語佮厝內的人講話，除了少數意識較強的爸母會要求囡仔佇厝裡講母語，大部份的人為著方便，嘛恬恬接受語言的統一。

寫臺語詩了後，發現臺語因為有八音，有一種自然的音樂性，這種音樂性愛透過朗誦才有法度表達，所以我佇每改演講的時陣，就共寫好的作品朗誦出來，發現聽無臺語的人嘛會使對聲調中感受詩欲表達的情感，有時陣我嘛會請熟似的臺文前輩共我的詩朗誦出來，錄音傳予我，予我調整家己的發音，這予我嘛有想欲創作一本有聲臺語詩的念頭。

寫臺語詩的時候，我常常提醒自己：我是寫給在臺語文門外的朋友看的。所以盡量用淺白一點的語詞，撈一點意象的光，讓文學與日常語言有點區隔。

我以初學的心情，一面掀開臺語文的門簾，試圖在光線不太明亮的空間辨認樑上的彩繪，牆上的題字，時時轉頭跟朋友分享我看到的喜悅。也許有人被我吸引，往前一步，自己推門走進去。

以上文字取自【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】補助成果檔案庫<https://archive.ncafroc.org.tw/result;jsessionid=0DA54D432396FBB3B4BA4C965F32FD6D?id=8f0348e6c7804242a9e4289706e14047>